

春到府河安公堤

□郑光福



安洪德塑像

府河段的安公社区是天府新区所辖众多社区之一，这地方也是我昔日常来采访之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它属于双流县辖之地，府河边有一段堤称安公堤，这便成了今日“华阳街道安公社区”了。从今安公社区府河堤往上游走约20公里处，便到了成都的合江亭了。自唐朝设华阳县以来，府河安公堤都属古华阳县辖之地，包括合江亭及下游的堤段都是古华阳县辖之地。华阳中和中兴古镇都是岷江府河的古码头。今安公社区下游还有正兴古驿水码头，黄龙溪也是古驿水码头。

1987年我从金牛区调进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出任农村广播的记者，我太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了。从安公社区沿府河上行可到二江寺桥、姐儿堰、中和场，今还可到网红打卡之地的“五岔子”大桥；再往上游行，便是老金牛区辖的高河坎，三瓦窑古镇了，是的，我今生亲眼见到那时的安公堤应该是牢固的，岁修维修地段也是较少的。而往下游走，出华阳中兴镇的下游河岸，从正兴场便是烂河滩多多之地，年年岁修工程都得护堤。

为什么叫安公堤？我曾多次采访，得到的回答是“安公为民修的长堤，一直修到合江亭都牢实。”清初华阳县令安公为官一任，为保华阳县不遭水淹，他一直都在为华阳护堤、治水。

今年春，我在安公社区广场上见到安洪德的塑像和碑文，这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事迹。安公塑像屹立在广场上，他右手持文书，左手高举，双眼凝视着府河上游来势凶猛的江水……塑像下方有一段文字，上书：“安公洪德，字颜伯，山东聊城人士，乾隆朝拔贡。公元1743年知光场（今华阳）励精图治，整肃视官府鱼肉。乡里之庙产，静居寺，所获赈灾款悉数充公；以之重修‘长虹桥’极尽安民乐业之能事，念之纪之，万民所愿，更名‘安顺桥’。其间，更察天地自然，因势利导，再筑府河段长堤，永保一方平安，长堤二华里，即今‘安公堤’。清宣统《续修聊城县志》安公条目，文字寥寥，而洋溢着敬仰之情，触且感怀，廉政有守以，老病归，来之日，贫无以殓。四川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办事处建。2016年3月。”

通过这通新碑刻文字，让后人充分认识到，凡为民作主，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人，人们都会永远记住他的。

康熙五十九年，安洪德中举，任湖北孝感、应山知县。

乾隆元年，安洪德任绵竹署理知州，并改建紫岩书院，“剑南春”恢复生产。

乾隆二年，安洪德在原有墓地的基础上，兴建绵竹茶盘街上诸葛双忠祠。

乾隆五年，安洪德建文昌书院，作《诸葛忠武侯》一诗，“管乐何堪比，萧曹未足侔。堂堂二表在，谏训媲伊周。”

乾隆七年，安洪德任绵州知州，拆除梓潼县七曲山张献忠像，并竖起“除毁贼像碑”。

乾隆八年，安洪德调任成都府华阳县令……

乾隆二十一年，安洪德至武侯祠，瞻仰诸葛亮神像后，书写杜甫《古柏行》，由守祠道长张清夜刻石撰文立于祠下；修葺青羊宫，为青羊宫山门题写匾额。

乾隆三十四年，安洪德在雅州知府任上告老还乡，回到山东聊城。

宣统《续修聊城县志》对安洪德的记载：“廉政有守，以老病归。卒之日，贫无以殓。”

出安公广场沿府河采风，不但见“安公堤”碑刻，还能见到一座新建的“安顺桥”。2023年《四川人文》春季刊上我读到孙丹木先生写的《安顺桥的前世今生》一文，介绍道：安顺桥系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华阳县安洪德重修，并题写桥额“长虹桥”。安洪德任华阳县令期间，他劝课农桑，除暴安良，清廉爱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将捕获的强盗脏银，全部用来修建大桥。后来老百姓感其恩，将桥更名为“安顺桥”。其实，孙丹木先生写的这段文字明白地告诉了读者，安顺桥是在安公堤上游合江亭处。这中兴镇的“安顺桥”显然是上游古迹迁移至下游了！

龙泉驿的龙：豢龙世家今犹在

□雍也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之处，风生水起；飞龙在天、雷霆震荡之间，风起云涌。龙是中华民族의图腾和象征，其刚健勇猛之形，昂扬进击之气，卓尔不群之质，君临天下之威，护佑人民之德，令世人瞩目，并成为独特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形象写照。

笔者现在工作生活所在的成都市龙泉驿区有丰富的龙文化，除区域之名与龙有关，包括辖区内的龙泉山、龙泉湖、金龙寺、金龙水库、青龙湖，甚至有来龙、接龙、转龙、合龙等以龙命名的村落，真是为龙服务“一条龙”。

龙泉驿之名因何而来？许多人面对这问题都一脸茫然。据久居龙泉的作家、学者贾载明先生广泛考证深入分析，其中一说为：在宋朝每逢旱灾，人们便会求雨。那时成都人求雨主要在两个地点，一个地方是位于都江堰的宝瓶口，另一个地方，大概就是现在龙泉驿自来水一厂附近，在当时，这两个地方被称作“龙眼”。龙泉驿在唐宋年间为灵池县的王店镇，只有一条长街。位于这里的一只“龙眼”实则为一口大井。而在当时，就单单这一口大井的出水量，就养活了半条街约5000人。经后来探索，发现了该泉眼下的暗流，赞其为“龙泉”。贾先生指出：这个说法，得不到考据学的支持，不足为信。但是吻合了古人命名“龙泉”的文化心理与历史真实。他引用《茅亭客话》中“灵池县分栋山碛洞穴之内出龙骨，大者十数丈，小者三五丈。有五色者，有白如绵者”，指出这是龙泉山麓以“龙”命名的主要文化历史依据。并考证出龙泉其名在《蜀中广记·卷八》和《读史方舆记要·卷六十七·四川二》中均有出现。前者为：“自赖简西亘，潜渡雁江而直走龙泉，又曰隆泉，在治北八十里，以洄水隆盛为名。……《灵泉志》云：废灵泉县在州西北七十里龙泉驿之右。”后者为：“龙泉镇，州西七十里，有巡司；又西十里，有龙泉驿，亦曰隆泉，一名灵泉。”并指出龙泉驿得名应在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之后。可谓考辨翔实，言之有理。个人认为，以自古以来崇龙尊龙的观念，以龙为生水兴水之物的认识，从龙泉驿区特别是山区干旱少雨的现状推测，从唐宋即存在的以水命名的“灵池”“灵泉”转化为“龙泉”的可能性更大。

龙泉驿境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北周文王碑上刻有双龙图案。另一国保单位明蜀僖王陵圯志上，有矫健张扬、威猛凌厉、原为皇帝才能享用的五

地方

“灌阳山水佳，古称鱼兔国。水有蛟龙官，山有神仙宅。散步出东郊，桑麻荫阡陌。云开一塔撑，去天不盈尺……”清代诗人在《登奎光塔》一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百多年前灌阳的秀丽风光。灌阳，即灌县，今都江堰市。诗中的“蛟龙官”“神仙宅”早已消逝在时光的烟尘里，唯有“去天不盈尺”的奎光塔巍然屹立，见证着历史风云。

奎光塔最初为石塔，始建于明代。现在的奎光塔为17层6面体的密檐式砖塔，塔高52.67米，是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灌县令周因培主持重建的。奎光塔是我国现存古塔中层数最多的砖塔，塔内有螺旋形石梯、塔心室和观景回廊，内壁有精美的云龙塑像。游人可从塔底的塔心门进入，游览观景，塔内的1—9层为双筒式，9层以上中空，可直视塔顶。2013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奎光塔的修建原因，要从长江的重要支流岷江说起。

《水经注》三十三卷中记载：“岷山，即湊山也，水曰湊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益州记》曰：大江泉源，即今所闻，始发羊脾岭下，缘崖散漫，小水百数，殆未滥觞矣……”大意说：“岷江从羊脾岭下流出，水沿山崖散开，涓涓细流多到上百条，浅得连酒杯也浮不起来……”渐渐地，它汇集了高山的雪水，形成奔腾不息的激流，一路向蜀西的灌县奔涌而来。早在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饷其利”，解决水患后，这里便成为名副其实的風水宝地。但灌县东南方向受岷江之水的冲击而地势低陷，而西北方向地势高，有灵岩山、玉垒山如屏障一般环



刘家龙舞。金士廉摄于龙泉驿区洛带镇

爪金龙，而且其墓门上钉有九九八十一颗凸起的门钉。这两者是位居皇帝之尊才能享有的葬制。很明显这是有杀头甚至灭门之罪的严重的僭越行为，而且发生在心狠手辣的朱棣统治时期。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犯忌的行为？据研究是因为僖王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与大多数反对朱棣拥护朱允炆的藩王不同，他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朱棣一边。因而僖王英年早逝后，明成祖特示恩宠破格赐予死者享用。此外，洛带镇公园内有一古迹名“八角井”，亦有水通东海龙宫的传说。洛带镇更有与中华古代龙文化直接勾连的刘家舞龙文化及其家族传说。

刘家为湖广填四川时自江西赣州迁入龙泉驿区之客家人，至今与该区域及周边众多客家人一样说客家话，并保留族谱、清明举族祭祖等习俗和耕读传家、忠孝为本等家风家训。刘氏后裔刘学伟回忆其家族祠堂原有碑刻“豢龙世家，破楚苗裔”，叙其先祖事，即刘累豢龙、刘邦击败项羽事。其舞龙文化来自与《左传》《史记》所载相似的传说：夏朝时其先祖刘累受聘为君王孔甲养龙，因工作认真负责，成效明显，受到孔甲高度赞赏，获得御龙氏的荣誉称号。但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一条龙不幸死掉，刘累只得偷梁换柱，用有关器物扎一条活灵活现的龙以蒙混过关。后世子孙遂传下扎龙舞龙之技。刘家子孙所舞之龙虎虎生风神采飞扬，在成都远近闻名。我有一首《宝胜村》的诗叙

奎光塔

□罗鸿



奎光塔 何渤 摄

绕。民间有说法认为这样的地形不利于当地培养人才，而要弥补这个缺陷，必须在低洼处建起高塔，才能提升地势，积蓄山水之灵气，进而振兴文风。这便是明代建塔的最初原因。

那么，建塔后，为何起名“奎光塔”呢？

“奎”指“奎宿”，“奎光”蕴含“奎宿耀光”之意，是文运昌明、开科取士的吉兆。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沿黄道赤道分布的这一圈星宿分为四象，每一象有七个星宿，统称二十八星宿，他们用星宿的出没和星宿到达中天的时刻来判定季节。而在民间传说里，“奎宿”，俗称“魁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主管文昌的星宿。从宋代起，“魁星”就成了古代读书人最崇敬信仰的神，他们认为魁星能主宰文运。虽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但精神鼓舞的力量很大。奎光塔建成后，灌县就有读书人受这个力量的感召，勤勉学习、发奋苦读，数年里有16人考中举人，6人考中进士。

然而，明末一场大水灾毁掉了奎光塔，这使读书人心情沮丧、忧虑重重。此后一百多年里，士绅阶层多次向官府请求重新修建奎光塔，却因种种原因阻碍，并没有实现人们多年的愿望。

时光的车轮转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的秋天，灌县迎来了一位将被人们永

其舞龙之风：

这里绿色丰盈

乡愁茂盛

在这里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有被养得白白胖胖的传说

……

庄稼汉们一呐喊

闭目养神的刘家龙就两眼放光

兴奋地扭动起被困得发痒的腰身

腾空而起

吞吐出漫天的风景

几千年间，龙由祖先眼中的蛇螭等超凡灵异之物化育而生，它一路迤邐而来，一路腾云驾雾而来，一路兴云播雨而来，一路电闪雷鸣而来。在我们回望的目光中，它一路走一路像光与影一样不停幻化，像江河汇聚溪流一样吸纳山川灵气蜿蜒前行，它的形象越来越复杂，它的能量越来越强大，它的地位越来越显耀，变得怪异而凌厉，神圣而威严，无声而张扬，卓然而孤立，最终定格在帝王的宫殿、民间的庙宇、物件的内部和人们的头脑深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神秘不可测度的威权力量的象征。在近代皇权坍塌后，又像被风吹散的一片云雾，变得模糊抽象而疏离疏远。

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童蒙身影出现在悠远的与飞扬吞吐的龙共生共舞的洪荒和世界，中华文化的发展也与龙相伴而行。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正是中华文明异彩纷呈、多元一体、互动交流、海纳百川、生生不息的体现。

远铭记的知县——广西籍进士周因培。这位知县和历任知县一样满腹经纶，却比历任知县更懂得体察民意。他为官清正廉洁，一心只想造福百姓。当地听说百姓希望重建奎光塔以重振文风时，便顺应民意，立刻召集商贾和士绅名流，一起讨论建塔的事宜，还推举出德才兼备的人来募集资金。

这事得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数月过去，募集的资金高达8000余两。次年，周因培亲自主持在原址上重建奎光塔。考虑到水患可能再次发生，周因培和工匠们商议，不能再用石头垒建，而是采用专门的窑厂烧出的青砖，建塔的砖面上还刻有“清”字或“清邑令周修”的记号。建塔时所用的黏合剂是由糯米、稀饭和石灰搅拌制成的，黏性很强，不仅不用担心水灾，甚至不用担心风化。周因培十分善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下令让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甚至有许多无业游民受到激励，纷纷前来帮忙搬运砖石。经过一年多的辛苦营建，新的奎光砖塔建成，它雄伟而气派，在千里沃野的衬托下，仿佛一支大笔即将耸入云端。

“奎光塔”的塔名是时任四川督学官郭尚先题写的。周因培欣然撰写了《重建灌县奎光塔碑》：

“奎光塔者何？前明人以补地形之缺者也。县治为蜀郡奥区，西北灵岩、玉垒诸山环立如屏障，东南一带平畴沃壤，通望弥博，岷江出其右，厮流数十，绮交脉注……”

奎光塔的修建既激励了文人，也感化了百姓，自此，尊儒重教蔚然成风。百余年间，灌县人才辈出，考中数十名进士，还涌现出许多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水利专家官兴文就是这一时期考中科举的代表人物。

近两百年的光阴过去，当年的平畴沃野上已经建起四通八达的街道和拔地而起的高楼。时光悠悠，奎光古塔依旧古朴典雅，奎光塔所在地也早已建成公园，成为都江堰人民的休闲胜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宏阔的长江气势磅礴有容乃大，所经之处，卷起千堆雪浪，也孕育万代风流人物。它向着日出的地方绵延不绝地奔流，宛如慈祥的母亲扬起长长的水袖，而奎光塔，正如这水袖上一枚晶莹闪亮的纽扣……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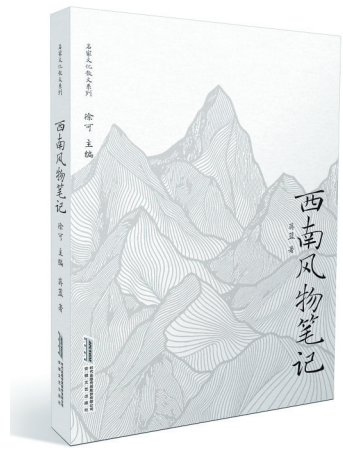
成都日报

锦观



2024年2月20日
星期二

悦读



□王涛

漫步川藏的文化之旅

——读蒋蓝先生《西南风物笔记》

风物一词最早出自东晋陶渊明《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意为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毫无疑问，川藏的风物是独特而绝美的，但我却只在几年前出差时去过一次成都，杜甫草堂前匆匆一瞥便结束了蜀地之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好在，我读到了蒋蓝先生这部《西南风物笔记》，于是，便有了一次漫步川藏的文化之旅，大有收获。

旅游和读书应该是我最钟爱的两种生活方式，但在忙碌的日复一日中，那一点卑微的意趣不断地被消磨。有限的时间被工作和家庭所剥夺，想象中的旅游只能停留在想象中。说走就走谈何容易，至少我做不到。但我的心终究是要反抗的，反抗的方式就是用思想的遨游代替双足的远行。蒋蓝先生的《西南风物笔记》我读得很慢，前后花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反复读了很多遍，以至于对书中所介绍的每一处美丽风景、每一个文化标志、每一段历史掌故、每一种生态地标都烂若星图，因为，我是如此迫切地想要接近和了解神秘而又美丽的巴蜀文化和横断走廊景观。一语而概之，正是“西南之风物”。

在这本书里，我结识了巍巍川藏。木雅贡嘎雪山号称蜀山之王，藏在雪山森林里的猛犸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早在1928年就冒着生命危险领略了这些或雄奇壮阔或如梦如诗的美景，尽管他对山峰的测量从未准确过。于是，这绝艳的雪山便裹挟着茶马古道的碉楼、海子山口的倦石和扎溪卡草原的嘛呢堆在转经声中刺入我的梦。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千年沧桑。“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两句诗，想必知道的人不少，但了解花蕊夫人轶事的人可能并不多。后蜀主孟昶的宠溺，宋太祖赵匡胤的爱慕，都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奇女子的不凡之处。而面对灭亡后蜀的“敌酋”赵匡胤，能做出这样的诗句，更是将其深藏在柔弱中的无惧展露无遗，也无怪其死后能被后人尊为花神。

在这本书里，我邂逅了雪山精灵。蒋先生一定是特别钟爱这种充满野性、神秘和力量的精灵的，又或者豹与川藏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作为川藏文化的研究者和书写者，他不得不特别重视豹——三力圆满的图腾、神山之巅的守卫、绿雪中的精灵。我这才明白，无论是文豹、猎豹还是雪豹，自由与骄傲才是它们高贵的灵魂。

在这本书里，我咀嚼了诗与远方。无论是雪山脚下的稻城亚丁、蓝月山谷的村庄邓坡还是水天迷离的纳木错、野性奔流的雅鲁江，对于我来说都是充满诗意的远方。我不曾去过到过这些地方，但我知道她们就在那里等着我，如此的美好，让我充满渴望。心中不由得弥漫起一些切切的情怀，会有一种现在就出发的冲动，想要看遍祖国的壮美山河。于是，便欲与蒋蓝先生隔空相约：他日若有暇，可同游蜀地，并请君为向导乎？

其实，蒋蓝本就是诗人，虽然《西南风物笔记》是一本散文集，但优美的散文向来是充满诗意的，哪怕写的是生活琐事，也是如诗般静静流淌的岁月，更遑论蒋先生所描绘的乃是人间之大美。当我读到“面对被孔雀的金风吹拂的牡丹，陈子庄只能跨上一头斑斓的金钱豹，用豹须之笔绘出那一种刻骨的相遇”时，读到“绚丽的火树银花唤醒了一个沉浸在水底的梦，梦在水面舒展腰身，在扩大的河面玉体横陈，就像马桑树流泻的火焰”时，读到“那一夜我在冷杉林里穿行，听到一个声音在身后叫我，猛然回头，一棵树把我拦腰抱住”时，读到“火是黑暗的动词，黑暗是火的动词……”时，我更加确定，作者是在用诗的语言带我去领略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雄浑瑰丽，体悟峥嵘蜀道、天府秘境的奇幻秀美。

这是一部记载了西南风物的笔记，这也是一首从雪域高原流淌下来的散文诗。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